



辛克萊著・郭沫若譯

18
2
18



Golanda
18

石炭王

刊行者：

譯者 郭沫若

發行人 吉少甫

刊行日期 三十六年八月

基本定價 國幣十六元

上海山陰路恆豐里七七號

有版權. 1(1-1500) 彙 (10-17)

第 一 編

石炭王的領土

原书空白页

第 一 章

培德羅鎮在一片山地的邊陲：是一些雜貨店和飲食店的雜踏的集合，從這兒有不少的鐵路支線穿上山谷，以營養各處的炭坑。平常大概是很平靜地睡着；但到禮拜六的晚上，炭夫們一羣一羣的走下，牧場的工人們也或者坐在馬上或者坐着摩托車跑來，全鎮便立地醒來熱鬧起來了。

七月下旬的一天，有一位青年在停車站上下了車來，青年大概有二十一歲的光景，容姿頗伶俐，棕色的頭髮微微閃着波紋。他穿着一套破舊的衣裳，大約是在那兒的道旁，猶

太人的古衣攤上買來的；一件骯髒的沒有領帶的青色襯衫，一雙穿舊了的厚重的靴子也是一樣。他的背上揹着些換洗衣服和一張絨毯，衣包裏面一把梳子，一枝牙刷，一個小小的懷中鏡。

坐在火車的吸煙室裏，青年專心的傾聽炭坑地方的談話，努力改正自己的音調。他一下了車便走到線路的旁邊把些炭渣來洗手，並且還略略把臉染了一下，等他在懷中鏡裏檢查了一次效果，他走下了培德羅的正街，選了一座小小的香烟店，走進去。儘他所能吐出的粗暴的聲音，他向女店主人發問，“我愚下問你，上派因克里克炭坑的路怎麼走？”

女主人看了他一眼並沒有甚麼懷疑。她把方向告訴了他，青年乘着輕便火車，走到派因克里克的谷口，要上山去還要爬十三哩路。天氣是很晴明的，天空就給水晶一樣清澄，山氣十分快爽。青年好像很愉快的樣子，一面爬山，一面唱着一首很有好幾節的歌曲：

石炭老王是位有趣的老丈，

有趣的老丈是他，石炭老王；

他建了一座堂皇的大學堂——

萬歲呀，學生！萬歲呀，老王！

哦，李若安，好姑娘，
月兒照在松樹上；
哦，你請出來呀，李若安，
我要替你唱首哈里崗！

有趣的老丈哈里崗——
他把產業的車輪運轉忙；
運轉忙，爲他烟管和酒觥，
爲他堂皇的大學堂！

哦，美梨姜，好姑娘，
月兒照在杉樹上，
哦，你請出來呀，美梨姜，
你聽我在唱着哈里崗！

萬歲，萬歲，石炭王，
他產業的車輪壽無疆！
萬歲喲，他的烟管，他的酒觥！
萬歲喲，我們的學堂！

哦，李若安，好姑娘，

月兒照在……

就這樣唱下去又唱下去——有那月輪能夠照着大學的
校庭的光景。這兒含着一種愉快的無意義，並且含着些問
題，就是現代的青年使他的父兄蹙額的問題。山路是很峻峭
的，這首歌唱着進行的調子頗不容易支持，但是赫爾瓦納
(青年名)可以停着步，向崖壁叫喚一聲，聽聽四方來的迴
音，又再往前走。他還年青，也有愛情和好奇的心事；褲袋裏
也有些零錢，還有一張十圓的鈔票，作為萬一的準備，縫在
革帶裏的。假使石炭王比得哈里崗的燃料總公司的專用照
像員那天清早把赫爾用快鏡照下來的時候，那是在廣告上
很可以作為一個“炭阨夫肖像”的模範的。

但是跋涉終竟很艱難，還沒有走到盡頭，青年已經感覺
着革靴的墜腳，他不再唱歌了。太陽剛好要下山的時候，他
走到了他的目的地——一道大門橫在路上，上面的招牌是：

派因克里克煤炭公司

私人重地 禁止通行

赫爾走近大門，門是用鐵格子做成的，上着鎖。爲要吐出粗暴的聲音停着準備了一會，他踢着鐵門，一位漢子從門內的小屋走出。

漢子問道：“你有何貴幹？”

“請你開門，我要找點工作做。”

“你是從那兒來的？”

“從培德羅來。”

“你從前在那兒做過工？”

“到炭坑裏來我這回是第一次。”

“你從前做過甚麼工作？”

“在雜貨舖裏面幹過。”

“那家雜貨舖？”

“西城培德森商號。”

閤人走近門次，隔着鐵欄審視赫爾。

“喂，畢爾！”他叫了一聲，別的一位漢子又從小屋中走
“來了一位傢伙，說在雜貨舖裏幹過事情，要找工做。”

畢爾問道：“你的證明書呢？”

赫爾聽見一般的人說，炭坑裏是缺乏工人的，各處的公司都在募工；他以爲工人只要去一扣門，那門就要打開的了。“他們沒有給證明書給我，”他說，並且又趕快的加一句，

“我是吃醉了，他們把我捏出來的。”他以為吃醉過酒是怎麼也不會被炭阮拒絕的了。

但是那兩個並沒有打開門的動作。畢爾還從頭至腳的審視赫爾，赫爾怕被他們看出破綻，心裏有點焦燥了。他說：“我是沒有一點作假，你們讓我進去，我對你們講罷。”

兩個人還是沒動。他們彼此看了一下，畢爾才答道：“我們這兒不要人手的。”

“但是，”赫爾說，“我在谷口看見一道牌——”

“那是舊牌子了。”畢爾說。

“但是我走了這許多路才跑上來的！”

“下山是更容易的啦。”

“但是——天已經黑了！”

“小夥計，你怕黑嗎？”畢爾滑稽的問着。

“當然，”赫爾這樣回答。“費點心罷！這兒總有點子事情可做——不然，至少讓我在這兒過夜罷。”

“說上天也沒有辦法，”畢爾回答着，一轉身便走進小屋裏去了。

其他的一位漢子停着又在審視，顯然地含着敵意。赫爾想和他辯解，但他重複地說了三次，“你滾下山去罷。”就這樣赫爾終竟沒法，只得回頭走了一下，坐在山石上思索。

那真是太沒有道理的辦法，在著日的地方插着些“招工”的牌子，等人走了十三哩的山路，只是空着手回去。赫爾很相信那鐵門裏面是定有工作可做的，並且假如他能夠進門，他一定可以說服他們。他立起來，又走了四分之一哩的光景，走到鐵道路線了，剛好有一套空車蜿蜒着走過。山路是很崎嶇的，空車碰來碰去的震空價響。這兒使困難的問題得着解決的關鍵。

天色已經漸漸黑下來了。赫爾悄悄地爬到車旁，等他的身子藏在車影裏的時候，一跳便跳進一座空車裏面去。跳上車去恐怕只費了一秒鐘的光景，赫爾匍匐着，他的心臟在跳。

還沒有走上一分鐘，他聽見叫聲，抬頭一看，他看見那看門的人向着空車跳下山來，他的同伴畢爾跟在背後。他們叫起來了，“哦，走出來！”畢爾一跳便跳上了赫爾坐着的那架空車。

赫爾看見勢火不好，便從反對一邊跳下車，放開脚步的往山下跑去。畢爾跟着他，車子一走過，另外的一位漢子也跳下車來追趕。赫爾不做聲息的，很忙的跑；看門的人却是放口大罵，他捉着赫爾的領子，很兇的搖送他，在他的屁股上蹴了好幾脚。赫爾倒了又爬起來，那漢子依然在追趕他，

他一翻身便給他一拳，打中在胸脯上，把那漢子打得一突坐。

赫爾是懂得拳術的；他把姿勢架好，準備去迎敵他敵手的第二人。但是炭院地方的事情，這種原始的方法好像是不能解決的。漢子立起來了，一枝手槍的槍頭立地伸在赫爾的鼻下。“舉起來！”那人這樣說。

這是一種俗語，赫爾是從不曾聽過的，但那意思是不准逃走；他把兩手舉起來。就在這個時候他第一的一個敵手衝上來，伸手給他一拳，打的眼上，使他幾穿穿仰倒在地下。

第 二 章

赫爾的元神恢復轉來的時候，他睡在黑暗裏，全身的骨節都感覺着疼痛。他是睡在石板的地面上的，他翻過身去，但又立地翻過身來，因為他的背沒有一處是不痛的。停一會，他自己能夠定定神了，他的身上足足有二十處受了腳蹴的傷痕。

他睡了一兩點鐘的光景，曉得 he 自己是坐在監牢裏的，因為他從鐵格子窗眼裏看見星光，他聽見有人的鼾聲，他一聲一聲的大起來，大約叫了五六次，最後聽見有呻喚的聲音了，他要求道，“請給我一點水罷！”

“你再把老子叫醒的時候，老子倒要給你一點毒水呢，”那聲音回說着；繼後赫爾靜悄悄地睡着，一直睡到天亮。

天亮後兩點鐘，有一個人走進牢房裏來。他叫道：“起來，”又把腳頭來蹴了一下。赫爾覺得沒法，也就只好起來。

“真是麻煩的家伙，”牢子說着便捉着他的衣袖，把他牽出牢來，通過小小的一個廊道走進一座辦公室，那兒坐着一位紅面孔的人，衣襟上掛着一個銀製的盾牌。昨晚上赫爾的兩個對頭立在旁邊。

“小伙計，好些嗎？”坐在椅上的人說話，“你應該想了一想你的事情罷？”

“是，”赫爾很簡單的回答。

“是甚麼過犯？”那人問那兩個閹人。

“闖入和拒捕。”

“小朋友，你身上有多少錢？”這是第二問。

赫爾躊躇着。

那人說：“你直說罷！”

“兩元七角六分，”赫爾說着——“我記得大約是這點。”

“再說罷！就只有那一點嗎？”接着便向那看門的人發出命令，“搜他！”

畢爾便立地說道，“把衣裳和褲子脫了！把靴子脫下

來！”

“啊，我說！”赫爾反抗着。

“脫下！”那人說着，擦着拳頭。赫爾脫乾淨了，兩個人開始搜查他的衣囊，搜出一個錢包剛好有兩元七角六分錢，還有一個值錢的表，一把很重的小刀，牙刷，梳子，鏡子，兩張白手巾，他們很輕蔑地把這手巾看了一下，又投在滿地痰唾的地板上。

他們把包裹給他打開，把乾淨的衣裳投出來，再把小刀打開，開始檢查鞋底和鞋跟，解開他一切的衣縫。就這樣他們在革帶裏面把那十圓鈔票尋了出來，他們把這鈔票和其餘的物品一同投在桌上。那帶銀盾的人於是說道：“我找着你拾二圓七角六分錢，一隻錶，一把小刀。”帶着冷笑的又加一句道：“把你那開鼻涕的破東西拿去罷！”

“哦，你看罷！”赫爾發着氣說。“你看我這些傷痕！”

“小伙計，把衣裳穿起，趕快離開這兒，不然連這幾件鬼皮都不給你。”

但是赫爾是氣得沒法，他寧肯甚麼都不要了。“你告訴我你是甚麼人，你敢於使用這樣的權勢？”

“我是炭院的警長，”那人說。

“你的意思是說你是燃料總公司的雇用人嗎？你公然

搶我——”

“畢爾，把他趕出去”警長說了。赫爾看見畢爾在擦拳頭。

“好的，”他這樣說，把自己的憤怒吞下。“等我把衣裳穿起。”他趕快穿起衣裳；把絨毯和換洗衣裳捲好，向門口走去。

“記着，”那警長說，“你一直走下山去，假如你在這兒還要見一次面，那你會有一個鉛彈好吃。”

赫爾就這樣走到太陽光裏，左右一個閹人就給護衛一樣。他在同樣的山路上走，但在公司村落的中央。在遠處他看見有一座大大的磚房，聽見那機器和下炭的不斷的響聲。他走過了一兩條公司的建築和阡夫小屋的巷道，一些破廉恥的婦人站在門口，一些骯髒的小孩子在掘路旁的塵土，他們都看着他，向他冷笑——因為他是跛着在走的，他遇着了什麼事情，那是很明白的。

赫爾是懷着愛情和好奇的心事走來的。愛情很被消蝕了——這顯然不是使那產業的車輪運轉着的原動力。但是好奇的心事却比以前更增大了。鐵柵欄內部那樣很祕密地藏着的到底是甚麼呢？

赫爾轉過身來望着畢爾，畢爾昨天是表示幾分和氣的。

“喂，”他說，“你們把我的錢拿去了，把我打昏了，把我蹴青了，你們該已滿足了。在我走之前，你們肯不肯告訴我一件事情呢？”

“告訴你甚麼事情？”畢爾咆哮着。

“我爲甚麼要受這樣的罪？”

“小伙計，因爲你太玩皮了。你無原無故要羈到這兒來，你自己不知道嗎？”

“唔，”赫爾說着，“但這不是我想問的。你們爲甚麼最初不肯讓我進門去？”

“你假如在炭院裏找事情，”那人說，“你爲甚麼不照着正規來呢？”

“我不曉得甚麼是正規。”

“就是這一點了。我們不想上你的當。你看來是有點不妥的。”

“你到底把我看成了甚麼人？你們怕的是甚麼呢？”

“喂！走罷！不要說那些閒話。”

赫爾不作聲又走了幾步，想着要怎樣才把他們的話頭引出來。他說，“我覺得你們是懷疑着我。你們假如許可我的時候，我要向你們說出真話。”那人並沒有禁止他，他又說，“我是一位大學生，我想研究人生，我要自己來攪幹一下。我

以爲到這兒來是很有趣味的。”

“哼，”畢爾說着，“這兒並不是打球場。這是炭坑啦。”

赫爾看見他的話生了效力，他接着說，“你請告訴我罷，你到底把我當成了甚麼人？”

“好嗎，我就對你說罷”，畢爾咆哮着。“近來有些工會的運動員想組織這兒的炭坑，我們是不能夠放鬆他的。公司募集工人是要經過荐頭行的，你假如得着荐頭行的許可，那你便算依着正規了。不然你假如走下培德羅的辦事處去請求一張通行券，那你也就不錯的。但你要像一個流氓一樣突頭突腦的走到大門口，說起話來就給大學教授一樣，那是通不過的啦，你曉得麼？”

赫爾說，“我曉得了。”他接着又說道，“你假如肯給還我一頓吃早飯的錢，那我是感恩不淺的”

畢爾說道，“早飯的時候已經過了。你坐着等待栗子的成熟罷。”他笑了；他自己的笑話把自己的氣平了下來，從衣包中搜出了二角五分錢遞給赫爾。他把大門的鎖打開，帶着微笑看着赫爾走出；赫爾在產業車輪上的第一次運轉便告終結。